

马填依 / 著

中国版

《达·芬奇密码》

《奇密码》

维摩诘

密山码

THE
VIMALAKIRTI
CODE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马填依 / 著

维摩诘密码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明下
城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维摩诘密码/马填依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02-0843-8

I. 维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6540 号

维摩诘密码

WEIMOJIE MIMA

马填依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880 × 1230 32 开本 9.25 印张 220 千字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000

ISBN 7-5302-0843-8

1·808 定价: 17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第一章

终于快结束了。

陆飞坐在硬邦邦的座椅上，小心翼翼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，生怕因为动作幅度过大而惹出些什么麻烦来。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最为严肃的场面：沉痛的音乐在大堂内回荡，全场弥漫着肃穆与哀思。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一样的打扮，穿着黑衣裳，在胸口的同一位置佩戴着白绢花，虽然没听到什么啜泣和哭叫声，可那一排排下垂的嘴角和悲恸的表情，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
全场只有一个人在笑，那个笑容被端端正正摆在厅堂的中央，垂在高悬着的“沉痛哀悼梵语大师普朔先生”黑底白字大横幅的下方，被两排密实的、缀满挽联的花圈簇拥着。

陆飞就坐在堆满花圈的主席台上，和他一同坐在这个重要位置的还有九个人。左边，是八个陆飞叫得出或叫不出官衔和名字



的大小领导；右边，则是这场仪式中仅次于主角的关键人物——普朔先生逝世新闻发布会官方发言人。

发言人是戴圆眼镜、穿黑西装的小个子。他捏着一沓厚厚的发言稿，像个仪仗兵似的站得笔直，用一成不变的低沉语调一页挨一页“犁”过那沓发言稿。悼词的每个字都在渲染普朔先生传奇式的一生。对普朔在梵语和佛学方面的光辉成就，虽然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再熟悉不过了，但再听一次还是让人不禁肃然起敬。小个子冗长的悼词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，陆飞挺直脊背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
来自大大小小、各方报社的记者们，此时动作整齐划一。他们一边频频点头，一边忙不迭地往摊在膝头的本子上龙飞凤舞地记着。至于中间那些没有奋笔疾书的人们，陆飞敢打赌，他们手中毫无例外都捏着小巧精美的录音笔。

有记者举手问了个老套的问题，小个子发言人显然是有备而来，镇静老练，应对自如。在他唾沫横飞的当口，陆飞用余光朝左侧瞥去，新闻发布会已经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，而坐在他身边那八个人却始终正襟危坐，神情肃穆。没有人打哈欠，没有人看表，甚至没有人拿起桌上的乐百氏矿泉水喝上一口！

对于自己忝列其中，陆飞深感不安。都怪那个小个子，非要安排普朔的一个门生列席，才不由分说临时抓差似的把自己按在了台上。发布会刚开始的时候，陆飞紧张得不得了，生怕被哪个不留情面的记者问得张口结舌。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到现在为止，却还没有一个记者对自己发生半点儿兴趣！陆飞这才由紧张转为了不安。但仔细想想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虽然身为普朔的关门弟子，但与先生在学术界的建树相比，陆飞承认，自己甚至连学术的大门还没摸准呢。普朔已经是独撑一派的大师了，而自己只是个还在练习骑马蹲裆式的小伙计！



“普朔先生的逝世，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，也是北京大学的巨大损失！”

陆飞的耳际轰隆一声响，这是今天小个子发言人第五次提高分贝、掷地有声地重复这句话。

陆飞忍不住抬眼朝堂上的遗像望去，眼部肌肉抽搐了一下，那是普朔先生自画像的复制放大版，真家伙将于明天在嘉德拍卖行竞拍。普朔是个怪老头儿，在薄薄的不满一张纸的遗嘱中，他特别强调在自己的追悼会上挂上这幅自画像，而且这一条足足占去了遗嘱的两行半！

真版画像能拍到多少钱，陆飞不敢妄下结论，但普朔的确把自己的脸画得极为安详静穆。他的前额宽大，额上的几条皱纹呈平行状，浅浅的，从中间断开。这种额头很少见，按照骨相学来讲，代表了一个人的睿智与博学。清晰浓重的屋顶状眉毛下面，淡灰色的瞳孔向上眼睑微翻。陆飞知道，这往往是心怀虔诚的教徒才有的神情。格外引人注意的还是那个笑容，普朔似乎运用了类似《蒙娜丽莎》的晕染画法，他的嘴角浮着一层若隐若现的微笑，透着琢磨不定的神秘和一股难言的玄奥。这是他的经典表情，陆飞暗想。据说真版画像也是和《蒙娜丽莎》一样大小的尺寸——77厘米高，53厘米宽。

小个子发言人还在唾沫横飞，他把话题引到某位高层领导为悼念普朔先生送来的花圈上。趁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于那幅挽联的当儿，陆飞悄悄在座椅里又挪动了一下身体。

陆飞知道，其实送花圈这个习俗是个不折不扣的舶来品，也是所有舶来品中在中国普及最快最广的一个。它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法典，根据北欧的传说，一个人临死时带上花圈，天使就会把他的灵魂带到天堂。

那个笑容……带到天堂……



陆飞眼前模糊了，他不禁记起第一次与那个笑容相见时的情景。

“你叫陆飞？”

上课铃声早已响过，春日的阳光透过窗玻璃射进来，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坐了陆飞一个人。普朔夹着讲义走进来，大大的头颅和瘦弱的肩膀多少显得不相称。

“只有你一个人选了这门课，所以我知道你的名字。”普朔把一摞讲义放在讲台上，抿嘴注视着陆飞。

陆飞有些不自然，他下意识地扭了扭身子，又毫无意义地朝左右看了看。

普朔倒没有丝毫尴尬，他泰然自若地张口，洪亮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回荡：“按照学校的规定，选课人数少于十人，这门课就不开了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突然向前倾了倾上半身，嘴角向两边慢慢咧开，露出一丝笑意，“可是，我说服了教务处。”

陆飞张大了嘴巴，而普朔却似乎对他视而不见，挺直身子自顾自讲开了。

“梵语，中国古代曾经有无数的高僧名士精通它，鸠摩罗什、唐僧玄奘……不幸的是，从明朝起它就衰落了。”他边说边走下讲台，踱着方步站到陆飞面前，陆飞只好抬起头仰视着他。

普朔又咧开嘴神秘地一笑，平伸出右手，嘴唇凑到手心上轻轻吹了一口气，然后手掌蜷起来把那口气包在拳头里，接着把这只手推到年轻人面前，慢慢摊开。

陆飞莫名其妙地盯着普朔的古怪举动，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

普朔向后一仰身，再次露出了笑容：“密宗，听说过吗？密宗传法都是一对一地秘密进行，口密、身密、心密，三密合一。



就你一个学生也好，今后我就用这种方法来教你梵语。把头转过去。”普朔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道，同时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，努着嘴指挥面前的年轻人，“转过去。”

陆飞不知所措，将信将疑地照做了，给他一个侧脸儿。

普朔眯起眼睛，像研究千年古物一般仔细端详了一番，然后才满意地直起身，在陆飞肩膀上重重拍了两下。

“看你的面部线，前额和嘴唇的连线接近于垂直，说明你肩膀上这颗脑袋的智商不算低。否则，换了一颗傻乎乎的脑袋，我就叫他——”普朔说到这儿，手腕一甩，转身做了个击球的动作，“出局！因为梵语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语言。”

陆飞目瞪口呆，惊讶得连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他慕名已久，做梦都想成为普朔的弟子，却料想不到第一次课会有这样的开场白。他把头转回来，不大相信似的重新仰视普朔：“您真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智商高低吗？”

普朔把右手食指压在唇上，一脸严肃：“不要叫我老师，就叫我普朔。小伙子，不用我看，你的性格明明白白写在你的脸上。看看你的眼睛吧，长而且大，眼睑线条鲜明，并且眼睑上的皮肤突出，遮挡住了瞳孔。这样的眼睛，还能让我说什么呢？它们的主人通常都具有三种品质——第一，敏锐的洞察力；第二，幽默感；第三……”普朔突然停住不说了。

“第三是什么？”陆飞急于想知道眼睛泄露了自己哪些秘密。

普朔笑了笑，踱开一步，“多情，并且对女性有强烈的爱。”

陆飞摸着后脑勺傻傻地笑了——被人看透心事的自嘲。

自此之后，陆飞便做了普朔的关门弟子，一扇扇玄奥的大门朝他敞开。普朔这个古怪的老头儿，像个高深莫测、难以琢磨的武林行者，加上他种种古怪的癖好，常让陆飞摸不着头脑。他治学严谨，但怪癖颇多。比如说他的住所吧，普朔定居在北大已经



有些年头了，却从不许任何人造访他的家。他一生未婚，孤身一人，只在几年前收养了一个孤女。除了学术，普朔的生活对外人来说整个就是谜。

“我有个问题……”一个清脆似青苹果的声音从远处飘过来，砰的一下子打断了陆飞的回忆。他坐直身子定了定神，眯起眼睛，饶有兴趣地向台下搜寻声音的来源。

只需一瞥，陆飞便将“青苹果”定了格——最后一排有一只高高竖起的胳膊。陆飞的目光顺着那只胳膊望下去，见黑压压的人群中，站立着一位穿粉红色套装的女郎，显得突兀又夺目。她像是仓促而来，脸颊有些绯红，声音中还略带着喘吁，甚至连座位都没找好，就迫不及待地高声提问了。

是个美人。陆飞盯着她身上剪裁合体的衣服勾勒出的窈窕身段，心里暗想。不过……他转而皱了皱眉，似乎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。哦，不错，是女郎身上那片鲜亮的粉红色，与全场的肃穆气氛格格不入，就像刺进海绵里的一根钢针。不单是陆飞，主席台上所有的人似乎都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数十道目光，带着不加掩饰的不欢迎，汇聚在“青苹果”身上。很显然，这位小姐要么是穿错了衣服，要么便是来错了地方。

“青苹果”却不管那么多，只见她放下胳膊，镇静而利落地开始发问了：

“我是来自第一卫视的记者，葛蓓儿。普朔先生在家中突然去世，让我们很震惊，同时也感到非常意外。对此，请问校方是否怀疑过自然死亡之外其他死因的可能呢？比如说，他杀。”

“青苹果”的话像一阵飓风，吹皱了本来波澜不惊的湖面。其他记者手中的铅笔都凝固般停在笔记本上方，纷纷朝“青苹果”看去，唧唧喳喳的议论声由小到大在全场蔓延开了。



主席台上的八位领导一脸尴尬，眉心拧成疙瘩，正襟危坐的姿态再也难以保持了，情不自禁开始三三两两低声交头接耳。最后，像是约定好了似的，一齐把求助的视线投到小个子发言人身上。

这是小个子发言人今天第一次遇到难题和挑战。陆飞注意到他那架着圆眼镜的鼻梁上，有几颗汗珠正慢慢向外渗出来。不过，小个子终究是小个子，片刻的慌乱过后，很快便恢复了常态。只见他用手校正了一下角质眼镜框，顺便清了清嗓子，视线穿透镜片，在场内缓缓扫视一周，用无声的力量将乱哄哄的议论声压低下去，最后才集中在那位粉红色女郎身上，凑近话筒说道：“这位记者，普朔先生的辞世确实比较突然，我们对此十分遗憾和惋惜。不过，”他将话音一顿，声调也随之提高了几度，“负责尸检的医生已证明，普朔先生确是死于心脏病突发。至于死亡报告，发布会一开始我早已宣读过了，这位记者大概是迟到了吧？”小个子将皮球一脚踢了回去，说完自我感觉良好地扬了扬下巴颏儿。

可对于这个回答，“青苹果”却显然并不怎么满意。台上的话音刚落，她在台下立即又射出了第二发子弹，清脆的声音中透着一股咄咄逼人的劲儿，“可是，据我所知，普朔先生生前并没有心脏病发作的历史啊？”

小个子的下巴颏儿又缩了回去，他费劲儿地咽了口唾沫，藏在圆镜片后面的眼珠飞快地打了个转儿。这个难缠的女记者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并且很有可能查看过普朔的医疗档案。小个子苦着脸暗想。

没错，普朔生前光顾医院的次数屈指可数，除了是杆老烟枪之外，以六十有九的年纪来说，的确看上去还健康得很呢。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发作身亡，虽然让人难以接受，可这毕竟是医院的



结论哪。再说人有旦夕祸福，谁又能猜到上帝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

医院的结论。想到这里，小个子突然间有了主意。他侧过身，向坐在陆飞左边，一个五十来岁、长着啤酒肚的男人点头递了个眼色，啤酒肚略微点了一下头。他是医院方面派来的代表，四方大脸，显得和蔼可亲，两鬓的头发已经变白了，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印象。小个子庆幸自己先前的周密安排，这位一见就让病人和家属信心倍增的医学专家，现在成了他的救兵，巴望着他能用经验和智慧堵住记者们的嘴。

啤酒肚显然是明白了小个子的暗示，他向前欠了欠身，凑近话筒开了腔，一口带着江浙口音的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，反而更加凸显了他的权威性。

“这位记者，我们在验尸过程中，没有发现任何能够导致死亡的药剂成分，因此普朔先生纯属正常死亡，心脏病突发是其真正死因。虽然普朔先生没有心脏病史，但很可能曾有过一些轻微的身体不适，因为症状比较轻，所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。以他的年龄而言，遇到一些情绪激动的事情时，血压往往会随之升高，心脏的负荷也会因此而加重。假如这时正好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变异，就极易诱发心梗，导致猝死。”

啤酒肚医生的解释无懈可击，小个子不禁暗自叫好，并颇为得意地朝女记者看去。不料“青苹果”还是紧追不放，只见她双眉微蹙，把头一歪，又甩出了一记重击：“可是，普朔先生在辞世的当天下午曾与我通过电话，刚刚答应接受我的采访。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精神颇佳，身体状况很好，可是仅隔了几个小时就突然发病去世，这实在不得不让人怀疑。而且，他在电话里曾提到过，有个秘密要通过媒体透露，有电话录音为证……”

“青苹果”的话还没说完，全场一阵骚动，人们议论开了。



小个子慌了神，他突然间异常憎恨起台下这帮记者来，他们质疑任何事情，专门制造话题、挑起风波，唯恐天下不乱……还有普朔，小个子不禁也暗自责备起这位梵语大师来，什么时候不行，为什么偏偏在临死前几个小时答应要接受一个女记者的采访呢？还说要向她透露一个秘密！简直是莫名其妙嘛！

小个子一肚子怨气。可要说普朔死于他杀，这绝对不可能！

全场嗡嗡的议论声更高了，小个子的额角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，他抬起手擦拭着，一时间想不出更好的应对办法，迫不得已，只好脱口抛出最后一招，以盖过全场的最高分贝尖声喊道：“大家静一静！静一静！普朔先生的死因已经有了定论，这个问题到此为止！到此为止！最后一个问题——嗯，好，这位《京华晚报》的记者。”小个子在一片嘈杂声中，临时随手指着坐在前排的一个胖墩墩的男记者说。

胖记者并没有举手提问，他正饶有兴趣地观看现场突发的这戏剧性的一幕，却不料发言人忽然点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不由得愣了几秒钟，转而才闪电般反应过来，低头忙乱地将摊在膝上的笔记本哗啦啦翻来翻去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才重新抬起头，红着脖子吭吭哧哧地挤出一个问题：“请问发言人，能不能具体谈谈校方对普朔先生遗产处理的程序？”

好极了！真是再妙不过的问题！小个子听罢大松一口气，忍不住朝胖记者投去感激的一瞥。遗产处理，这个问题不但可以大大转移人们的视线，而且足够自己侃上大半天了。

没有什么能瞒得过记者，普朔先生不但是位著名学者，而且还是个狂热的收藏爱好者。虽然他的住所秘不示人，可二十几年来他苦心收集的那些古本典籍、书法字画，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外界闻着腥的群猫。不过对此，普朔倒是早有打算，那张薄薄的遗嘱上便写得清楚明白，自己百年之后的所有收藏都交由拍卖行代



理拍卖，全部所得都将捐献给北大基金会。他的遗产中不乏一些珍版绝品，明天的拍卖会十有八九会异常火爆呢。尽人皆知，最近股市行情低迷，书画收藏市场却是高潮不断。不容错过，不容错过。

小个子侃侃而谈，抓住遗产捐赠这个话题，将普朔先生的品质与德行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，台下的记者们也重新埋头奋笔疾书。
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在一番滔滔不绝的发言之后，小个子以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结了尾：“今天的发布会到此为止。谢谢大家的出席！”

小个子深深鞠了一躬，默数五秒后，缓缓直起身，却赫然发现最后一排那片粉红色还在高举着一只胳膊。小个子避犹不及，飞快地将目光转移到另外一个角落，装作没看见。不能再给她任何说话的机会了，小个子告诫自己。

自“青苹果”出现后，陆飞的视线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那片粉红色。此时，陆飞注意到她脸上怀疑和失望交织的神色，没有机会再发问，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，“青苹果”显得一脸焦急。

台上和台下的人都纷纷起身准备散去了，“青苹果”却出人意料地逆着人流向主席台这边挤过来。场内哀乐回荡，那身粉红色显得格外刺眼。

“喂——”有人在叫自己。陆飞一怔，随即回过神来，原来是小个子发言人在一旁拍他的肩膀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发言，小个子看上去多少有些疲惫。

“看见那个女记者了吗？”小个子凑到陆飞耳边低声说。

“嗯。”陆飞顺着他的视线不由自主点了点头，他知道他在说“青苹果”。

“就交给你啦，替我应付应付她。”小个子朝他挤挤眼睛。

“我？哎——”陆飞怔在那里，就像先前那个胖记者一样措手不及。

“该死！我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办呢，就这么定了。”说完，小个子在陆飞肩头重重拍了两下，不等对方作答，便匆匆抓起桌上的一沓文件，三步并作两步走向主席台旁的安全出口，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彻底抛了出去。待陆飞转回身的时候，小个子已经追上了前面的几位领导，和他们有说有笑地汇成了一路。

还没等陆飞完全醒过神儿来，“青苹果”已经快要挤到主席台跟前了。陆飞转身再瞧时，小个子的身影已经淹没在人群中了。

陆飞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，看来只能将这只烫手的山芋接过来。陆飞摇着头叹了口气，世事难料，在主席台上当了两个多小时的哑巴木偶，现在却要自己来对付一个最难缠的记者！

“青苹果”渐渐走近了，她的胸口别着一朵金色的百合花胸针，熠熠闪着亮光，一下子晃住了陆飞的视线。

“对不起，让一让。”女记者挤到陆飞面前。

陆飞反而向前跨出一步，拦住她的去路。

“对不起。”“青苹果”向一旁挪动脚步，躲闪着挡在面前的男人。不料陆飞也向同一侧跨了两步，重新将“青苹果”拦个正着。

“你——”“青苹果”又急又气，她踮起脚尖，目光越过面前这个男人的肩膀向出口望去，可再也寻不见小个子发言人的身影。

“你为什么拦着我？”“青苹果”气恼地收回目光，盯着面前这只讨厌的拦路虎，皱着眉头发问。

“哦，我现在是这里的负责人，你有什么事找我就可以了。”陆飞清清嗓子，挺胸抬头作答道。



“你?”“青苹果”上下打量了陆飞一通，脸上露出不大相信的神色。

“嗯，不错。”听到“青苹果”一声质疑，陆飞不知为何突然有些心虚了，声音也不由自主地低下去了一半。

“也就是说，你现在代表官方负责解释关于普朔先生的一切问题?”“青苹果”仍是一副怀疑的语气。

“哦，”陆飞更加信心不足了，他避开“青苹果”咄咄逼人的目光，硬着头皮应道，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那么，好!”“青苹果”扬了扬下巴颏儿，眼珠一转，随即机关枪似的向他开火，“你听到我刚才的提问，普朔先生没有任何心脏病史，而且身体状况很好的情况下突然去世，对于这样颇有些离奇的死亡，校方是否会进一步调查?”

陆飞张张嘴，只感到口拙嘴笨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

“还有，医生得出自然死亡的结论。可是普朔在去世前的几个小时，曾亲口对我说要透露一个秘密，你觉得普朔生前要透露的这个秘密会是什么?他的死亡与这个秘密是否有关?”

“这——”陆飞费劲地咽了口唾沫。秘密?他眼前不禁又浮现出了普朔那个神秘的笑容。这个过着三密合一式生活的梵语大师，一生中有那么多的秘密，天知道他要对“青苹果”讲哪一个呢!

“说啊，你们的解释是——”“青苹果”一双杏眼毫不遮掩地瞪着陆飞。

“这个……”陆飞感到唇干舌燥。这些小锥子似的问题连小个子都无法应对，何况是毫无经验的自己呢?陆飞突然十分后悔为什么揽下这个苦差事。

“怎么，你不是代表发言人负责对外解释一切问题的吗?”“青苹果”不依不饶。



“可是……”陆飞翻着上眼皮，试图从空白的大脑里搜刮出合适的词汇。

“那么，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报道呢？”“青苹果”双手叉腰，脚板轻拍着地面，“梵语学家普朔先生离奇死亡，生前秘密随之雪藏。对于是否进一步调查，校方不作回应，低调处理？”

陆飞无言以对。

“我就知道你无话可说。”“青苹果”哼了一声，对面前这个伪发言人不屑一顾，“怎么样？该让开了吧？”她瞪了陆飞一眼，随即拨开他的手，快步向大厅中央走去，边走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架精巧的数码相机，把像根木桩似的陆飞晾在一旁。只见她半蹲着身，熟练地调了光圈和焦距，对准普朔的遗像啪啪闪了几下。

可不能就这样败下阵来。像拳击场上被对手的组合拳打蒙后，经过片刻的喘息，陆飞突然回过神儿来。他偏着头，盯住几步远处那片鲜亮的粉红色，心中暗想。

“青苹果”换了个角度，拍好最后一张照片转过身来，发现那根“木桩”又一次堵在了自己面前。

“你？”“青苹果”蹙起了眉头。

这一次陆飞决定迅速反击，先发制人，“小姐，我以临时负责人的身份警告你，你明明知道今天是什么性质的场合，可你还穿成这个样子来参加。”陆飞饶有意味地顿了一下，视线上下移动，飞快地扫了那片粉红色一通，继而在本来就相当严肃的语气上又加了一码，“实在是普朔先生的大不敬！”

“青苹果”低头看了一眼，霎时明白了陆飞在指什么，面颊微微一红。

“我们校方的媒体是否也可以这样写，”陆飞学着女记者先前的语气，煞有介事地说，“普朔先生逝世新闻发布会之怪现状，



第一卫视记者——”陆飞低头扫了一眼“青苹果”的胸牌，读出她的名字，“葛蓓儿，身着盛装……”

“我刚刚从婚礼上赶回来，所以……”葛蓓儿红着脸打断陆飞，急切地辩解道。

“婚礼？”陆飞诧异地盯着女记者，从头到脚又将她打量了一遍。

“我本来要做女宾相，突然得知普朔先生逝世和追悼会的消息，就扔下新娘子赶了过来。”葛蓓儿回头望了一眼厅堂正中的遗像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，“普朔先生刚刚答应接受我的采访，可没想到……太突然了，真是太突然了。”

从婚礼到葬礼，怪不得……陆飞盯着葛蓓儿侧面脸庞的轮廓，那张脸上此时不再挂着咄咄逼人的神色，而是哀凄与伤悼，映衬得那片粉红色都有些黯然神伤了。还算是个有点儿良知的记者，陆飞心想。他突然对“青苹果”产生了一点儿好感。

“太突然了，有些离奇，不是吗？”葛蓓儿蓦地转回头来，望着陆飞说。

陆飞怔了一下，随即才意识到她是在问自己，“我不否认普朔死得太突然。可这世界上总有人受尽折磨而死，有些人却是痛痛快快地死去。再说以普朔的年纪，他的去世也不令人感到很奇怪。奇怪的倒是，只有你一个人怀疑他的死因。”陆飞望着对面那一双深似湖底的眸子，第一次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一点儿都不奇怪！”葛蓓儿听罢，生气地提高了嗓门，“因为很有可能我是最后一个与他通电话的人。如果换成你，你也会觉得可疑！”她气鼓鼓地瞪着陆飞，仿佛对他的麻木感到不可理喻，“再说，他曾亲口告诉我有个秘密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就断定普朔提到的那个秘密一定有价值，而不是故弄玄虚呢？”

